

陈永和 著

东京之恋



东京之恋

陈永和 著

▼ 云雀长篇小说丛书 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东京之恋

陈永和著

责任编辑:萧元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

字数:180,000 印数:1—4,500

简易精装: ISBN 7—5404—1971—7
I·1558 定价:10.5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第 一 章

在铃木和珍珠同居三年多以后，突然从一个冬天的夜晚开始，铃木只要一睡着就打起呼噜。先是嘴巴和鼻子一起鼓出来，“呼——”的拖得很长，又大又响的一声，然后喉头轻轻地“呃”一下，最后转到鼻子上，很凄凉似的“呜”一声收住了。一整个晚上就这么“呼——呃呜，呼——呃呜”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抽个没完。

这使睡在铃木旁边的珍珠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开头试着把被子拉过头，遮住耳朵，留下一个鼻孔在外头呼吸，然后又找到两个软木塞，削成耳朵孔大小，外头扎上一层纱布，塞住耳朵。可是都不行，她仍然感到那声音在肆无忌惮地侵犯她，并且像海绵一样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她越不想去听它就越是去听它，越去听它就显得它越大声，最后把整个空间都占满了。

她睁开眼睛，拼命控制住越来越强烈地挤压着脑袋的烦躁。这烦躁和一般的烦躁不同，是有色彩的，像把油一瓢一瓢泼在

火上，火焰一阵一阵窜起来，把她的嘴都烧干了。

很难想象白天的铃木夜里会发出这种骄横、粗暴的声音。那个有教养、文质彬彬的大学讲师，到夜晚竟变得像她酒店里下流的醉鬼一样，变成她无法容忍的另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，一团淌着油的肉堆子。

她忍不住把他摇醒了。

他蓦地坐了起来。

她两眼发光，披散着头发盘腿坐在他的地铺前，他一下子清醒了。

“怎么啦，出了什么事？”他惊慌而且关切地问。

熟悉的铃木又回来了，她松了一口气说，“你打呼的声音太大，我睡不着。”

“打呼？”铃木愣了一下。近来他身体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就是看到珍珠洗完澡，光着身子从浴室出来，他也不会像过去一样兴奋起来，而在另外的地方，他对年轻的女人却感起兴趣来。

这个学期他开了一个讲座——十八、十九世纪欧洲贵族的爱情观。他之所以选中这个题目，只是觉得有必要对当时的爱情观来一个反省。结果吸引来许多女学生。讲座结束后，她们围住他，强迫他听她们没头没脑的议论，他微笑着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。那是大热天，教室里没有空调，十几个人围住他，一团热气从她们身上发出来，他闻到一股掺杂着汗的肉香味，少女们所特有的气味。他有点迷惑，又觉得新鲜。那是一次奇怪的感受，不是她们其中某一个人，而是她们全体把他迷住了。

那次以后，无论在学校，和那些女大学生在一起，或者在

街上，偶然对面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他都会情不自禁去注意她们，想从她们身上重新找到那种奇异的气味。就像三年前他在一瞬间就被珍珠灿烂的美迷住一样，现在他迷上了这些年轻女人。不同的只是，当时他迷上的只是珍珠一个，而现在他迷上的却是一个整体，一个类。珍珠面对的是强大的群，可是她不仅没有在意他的这种变化，反倒把这解释为是他对她的体贴。珍珠以为他听从了她的劝告，开始戒律自己。她一直想把他们的犯罪降低到最低水平，以为只要他们没有在一起睡觉，那他们的同居就不会引起上帝的注意了。内心深处他承认自己这种变化对珍珠不公平，想掩饰过去，尽力让珍珠留在她的错觉里，对珍珠比以往还要温和，可没想到睡着以后却打起鼾来，积藏在身体里面的郁气在鼻子里找到出气筒。幸亏没有说梦话，要不，他想装也没法装。

他把珍珠抱起来，放到她的被窝里，自己坐在她的身边，用手轻轻拍着她的头，说，“你睡吧，我陪着你。”珍珠很放心地把头靠在他的脚边，闭上眼睛。他坐了一会儿又想打瞌睡，就站起身到厕所去看书。他们只有一个房间，他怕开灯影响珍珠睡觉。

那天晚上铃木坐在抽水马桶上睡着了，直到凌晨四点才醒来回铺上去睡。珍珠几点起来，离开家上学，他都不知道。

二

他对珍珠抱有歉意，不是为他不再爱她，而是他没有彻底瞒住她。他想做得更好一点，就想以白天来弥补晚上。睡着的

他侵犯了她，由醒着的他来补偿。他对她更加顺从，除了喝酒和去酒店“花”以外，他什么都顺着她。

他上街去买了治打鼾的药。可是吃下去以后，他的鼾声变得稀奇古怪，成为一种没有规律的“呼——呃呜”。原来是一下一下很有节奏，现在打一下鼾以后会间隔一会，然后突然又开始打第二下。间隔的时间有长有短，使听着的珍珠更难受。她老在等下一个鼾声的出现，可是有时它偏偏不来，等她稍欲入睡的时候，突然铃木又大大地“呼——”的一声，把她的睡意全赶跑了。

他只好决定在她睡之前他不睡。珍珠晚上下班回来都要到一点，他就是睡着了也要起来，捧一本书到厕所去看，等她睡着了才回铺上睡。有时他坐在桶盖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被上厕所的珍珠发现。她叫醒他，让他到铺上睡，“这样太累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这本书明天要用，我今晚非看完不可。”他作出一副很正经的样子说。

她非常感动，好几次主动靠在他身上，用手摸他的肩膀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，“你对我太好了。”

他过生日的时候，珍珠送了一盒磁带给他，听到里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“呼——呼”声，他怀疑起来，就问，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她神秘地笑着说，“你的打呼声。”

他就猜到了，这声音，只有他一个人能读懂它，他听出里面的沉重和抱怨，睡着的人身上好像压着一块大石板，拼命地在挣扎。他看着珍珠愉快的笑脸，突然变得伤感起来。她距离他那么远，他过去是多么珍惜她，觉得她像酒里荡出来的花一样美。

“你怎么啦？不高兴？”他沉默得太久，她有点奇怪。

“没有，有点累了。”

在那以后不久，有一天珍珠问铃木，“你知道你睡着的时候像什么吗？”

“像什么？”

“像猪。”据珍珠说，他睡着时经常是侧身躺，两膝弯曲，双手抱在一起。“狗、猫、鸡都是坐着睡，两脚齐齐地放在前面，只有猪才是侧身躺，两脚并在一起。”珍珠还说，人睡的时候有睡相，人隐藏在内心深处，不愿意向人透露的心思会在人睡着的时候显露在脸上。

“你是暴君睡相，睡觉时又粗暴又愚蠢。我是相信白天的你，还是相信晚上的你呢？”她开玩笑似地说。

他却无法回答。就像在一个漫长的秋天以后，冬天突然降临了，街边公园里常见的妇人和狗一下子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寂寞地伸向天空。这种感觉是突然有的，可一旦有了以后，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

可是这一切，他怎么对珍珠说清楚呢。

三

铃木计算过，珍珠打电话时，最长的讲了四个钟头。

她开头盘腿坐在电话机旁讲，后来伸长腿背靠墙讲，最后躺倒在铺上讲。她永远有那么多话要说，他既听不懂她在讲什么，也不知道她在跟谁讲，但他想对方一定也是个女人。

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在电话里讲这么长的话，除非他是个

疯子。

耳边吱吱喳喳直响，起初他很不习惯，珍珠一打电话，他就打开电视，可后来却暗自庆幸自己听不懂珍珠的中国话。

那天珍珠的表姐来，他看她们满脸严肃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好像在讨论什么重大事情似的，其实他知道她们只不过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罢了。他坐在一旁看书，忘了去开电视，居然书也看得好好的，原来听不懂珍珠的话还有这种好处，他可以不要她们的谈话当一回事。他对珍珠她们的话没有感觉，像对猫叫狗叫一样。过去他老觉得这是个遗憾，几次想去参加中国话学习班学习中文，都因为忙而放弃了。

他父母过去养过一条狗，他们疼它疼得不得了，每天带它出去散步了，夜晚和它睡一个被窝。那只狗爱叫，他父母出门前，回来，给它东西吃前吃后，它都叫。他父母听它叫，就自我说，它饿了，它想出去散步了，它生气了。不管狗怎么叫，他父母都很温和。可是要是他父母听得懂狗的语言，知道它整天都在抱怨他们，他们还会喜欢它吗？要是珍珠也像猫狗一样说另一种语言，一直像他刚刚认识她的时候一样永远不怎么会说日本话，铃木就不会想躲开她，那他或许还会像当初一样爱她。

珍珠在不打电话的时候，就喜欢唠叨铃木。

她经常是在他喝酒喝得最高兴的时候开始她的唠叨。

“别喝了，再喝下去你会完蛋的，医生不是说你肝有问题吗……”她的声音使他昏眩，他实在弄不懂她，为什么她偏偏要挑他最惬意的时候来提他最扫兴的事。其实那倒霉的医生告诉他他的肝有一点小小的毛病，要注意戒酒，以后只要他清醒，他就会不时想起那个肝，而喝酒，恰恰是唯一使他彻底忘记的途径。可是她总是在提醒他的记忆，把他的快乐夺去，使他的心

情再一次墮落下去。

就是在他不喝酒的時候，她也有她的一套說法，“你不敢再喝了。我們店里一個客人前几天住院死了。他每天晚上喝酒，醫生說他是酗酒過度……”

這時候他正坐在打字機前打字，身邊既沒有杯子，也沒有飲料一類的東西。他明白了，她不需要看到杯子或酒本身，他就是信號，只要看到他，她就會聯想起酒，進而從酒聯想到病、到死。總之不會聯想到一件愉快的東西。然後她就將這種極不愉快的情緒傳染給他，好像也硬要他品嚐一下她體驗到的恐懼的滋味。他覺得她正竭盡全力把他變得像她一樣，使他看到酒就想起病和死來。她給他創造了一個地獄，讓他天天往里头跳。

他想反抗。

“一起來喝吧。”他多次試圖引誘她，給她找了一個雅致的高腳杯，往里面倒了一些紅色的酒精液體。“喝吧，喝酒可以達到一種境界，這是不喝酒永遠也不會體會到的。”

可是她恐懼地退縮了，“不，不，我不喝，我不會喝。”

是呀，他怎麼會試圖去說服一個只要想到酒就聯想到死的人去喝酒呢。

四

其實，從一開始，在鈴木就是一種奇怪的感覺。四年前，伊藤帶着他到酒吧“夢”去喝酒。一推開門，在昏暗的燈光下，他看見她站在櫃台後面。櫃台上擺滿了酒瓶，靠牆是頂着天花板的酒瓶架，她從酒瓶當中露出半个身子，穿一身白色的绣花衣

服，红扑扑的脸，好像是从酒里荡出来的一朵花。他一下有了一种要喝酒的冲动。尽管他来之前已经喝得很多了。

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他一想喝酒，就会想起她来。他差不多天天想喝酒，这样就差不多天天想起她来。他简直觉得就是酒把他带到她身边去的。

在淡黄色的啤酒面上，慢慢浮起一个白色的倩影，起初只占了酒杯的一角，后来越扩越大，把杯子全占满了。他喝一口酒，她的影子就破碎一下，好像被他咬了一口。他放下杯子，她的影子就又回来，安安静静蹲在杯子里等着他再去咬。有了这个小小的变化，酒喝起来就更多了一层味，所谓玩味玩味，以至于没有了这个影子，酒也变得暗淡无味了。

她只会说单音的日本话，这使她更多了一层纯洁感，看起来像孩子一样单纯，使一直在女人面前很害羞的他变得自然起来，他教她说日语，用笔在纸上写汉字给她看。她总是抬起她那双静静的大眼睛很认真地看他。那眼光，不是用来看男人，而是用来看老师的，可是对铃木来说，这种眼光把包藏在他怯弱外壳下的占有欲激发起来了。

他第一次对她显出男人的欲望时，她顺从地接受了。她还带着学生的惊恐，紧闭双眼，毫无抵抗地让他脱光她的衣服，温顺地躺到地上，微微叉开双腿。他伏在她身上，感到她的身体在轻轻颤抖。他用手抚摸她的乳房，她的身体抖得更加厉害。他感到自己的下部随着她身体的颤动渐渐变粗变硬，到他插进去时，她的牙齿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。他更用劲去挤她压她，他的兴奋很快达到顶点。他从来没有感觉这样好，这样成功过。

他们从头到尾一声不吭，最后当他们两个躺在床上，他脸朝天，她侧身依偎着他，用手搂住他肩膀的时候，一种完完全

全的满足，他觉得自己也“荡进去”了。

五

“荡进去”是酒吧“花”里酒友们的俚语，他们在彼此用猥亵的话来逗乐时，用“荡进去”来暗指男女之间的事。这句话是十几年前伊藤带到店里来的，说是一个古老的民谣。歌词只有四句：

荡进去
荡进去
里面是深湖
里面是山峰

伊藤一边搂住灵子，用自己的下部去挤压她，一边用嘶哑的嗓子唱这首歌。那动作，一下就使大家联想到歌词的暗喻都兴奋起来。以后铃木就也想在说话中用上“荡进去”这个词，含在嘴里就是吐不出来。当他第一次终于别别扭扭地说出“荡进去”的时候，立刻被老板娘幸子喝住了，“先生，你不能说这话，这与你不相称呀。”店里的人全叫他“先生”尊重他，但把他当作另外一种人，好像他身上没有生殖器似的。

最使他感到悲哀的，就是即使在他喝得很醉的时候，他还是放荡不起来。开头那些大胆的小姐还会用身体去挤他，隔着裤子用手去搓他的下部，挑逗他，“先生，我们一起去旅馆呵。”可他的下部总是在躲避，越缩越小。她们就没趣地躲开他，只喝他的酒，称他“先生”，再也不碰他的身体了。他羡慕伊藤他们，能够自自然然摸她们的胸部，和她们一起上旅馆后毫不避

嫌地讲起他们性交的经过，议论她们的身体。可他在“花”喝了十几年酒，却还只能隔着柜台看他渴望的女人，看她跟别人谈情说爱，对别人作出千娇百媚的样子，对他只是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别说荡进去，这对你不相称。”他不知道她认为他与什么相称。反正伊藤他们的肉体会一下被她认出来，她会用肉体去对待肉体。可他的肉体她却仿佛看不见。每次晚上，当他离开“花”的时候，他总想自己大约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对幸子“荡进去”，再也不去“花”了。可过几天，幸子老会给他打电话，听到她甜甜的声音，“来呀，你不来很寂寞呀。”那种“荡进去”的想法又占了上风，他就又朝“花”走去。就这样，反反复复走了十几年，到后来就成了一种习惯。

在这期间，只有一次，他和幸子之间发生过一件小小的事情。那也是他去“花”十来年以后的事了。他感冒头痛在家，接到幸子的电话，说店里来了一个新的小姐，叫他来玩。他告诉她他病了，她就来看望他。

他一直记得，那是一个太阳落山的黄昏，他拉过窗帘躺在床上，静静的在听拉赫玛尼洛夫的第一钢琴协奏曲。他很喜欢这只曲子，它经常使他感到一阵阵心底的悸动。

幸子给他带来稀饭，说是特地为他熬的。她很温柔地伺候他喝了稀饭之后，就坐在他床沿和他闲聊。她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，只觉得她的倩影叠在拉赫玛尼洛夫的曲子上晃动。她用手摸他的头，弯下身子去吻他，也不说话，一件件把衣服脱掉，只脱得一丝不挂，然后钻进他的被窝，搂住他。

他一动也不敢动，怎么也不敢伸手去抱住她，反而蜷缩成一团，紧紧抓住内裤，生怕她剥下他的衣服。那一阵好像死去一样，他也记不清过了多久，她起身穿上衣服走了。

他知道他永远没有希望了。虽然他极其渴望她，在梦想中不知抱过她多少次，可是在她真的出现在他身边，他却摆脱不了那种一直折磨着他的羞耻感，那种比欲望还要强烈的自卑感，澡堂镜子里他自己的形象把他击败了。

他小时候跟妈妈一起上澡堂时，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他的东西对他说，“你这可怜的小子，怎么东西这么小，将来长大可怎么找老婆。”以后他上澡堂，就注意别人的东西，发现果然比自己的大。自己的东西又小又短，像一个侏儒。从此他就变得非常自卑，跟女人说话都会脸红。

他只有在书本里才觉得自在。现实中的女人使他害怕，书本中的女人却可以让他一遍一遍欣赏。她们不会鄙视他，嘲笑他的丑陋，使他在幻觉中得到一种满足。他在课堂上讲精神之爱，讲十八、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，讲《简爱》，强调精神比肉体更崇高。

可是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。他新搬来的女邻居几乎每天晚上都带男朋友回来睡觉。她的喘息声、呻吟尖叫声透过薄薄的墙传过来，刺激着他，使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去想象她的肉体，他们扭在一起时的情景。

一次，他在楼梯拐弯口偶然碰到她。她是那么年轻、那么漂亮，她晃动着两个大大的乳房，摇摆着很有线条的屁股，对他嫣然一笑。只这一下，他的心就体验到一种堕落到地狱中的快感。

以后的夜晚，只要听到她从隔壁发出呻吟声，他就像看到她一样兴奋起来。他的身体跟随着她的喘息声而颤抖不已，他不由自主用手去搓已经硬起来的东西。她的两个大大的奶子在眼前晃动，他在梦幻中和她做爱，一下就泄精了。

他偷偷用眼光去跟她，不久就发觉她不只跟一个男人来往，她带回来的男人有四五个。这不但没有使他扫兴，反倒让他更加振奋。她跟他恰巧不同的世界吸引住他，一个美丽的肉体，纯粹用肉体在活的女人，有着比书本更大的魅力。

有一天他晚上下班回家，出了车站，经过商店街时，他看见了她。她正站在一个酒吧的门口和客人道别。他想绕过去走，却被她发现了。她喊住他，“喂，先生，你不进来坐坐吗？”神差鬼使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什么时候他已经坐在“花”酒吧的看台上，喝着啤酒了。

他知道了她叫幸子，是这家酒吧的老板娘。

可是不管经过多久，在幸子面前铃木都摆脱不了自卑感。他无法想象自己和幸子的裸体并排躺在一起。在澡堂洗澡时，他在大镜子前照自己，瘦骨嶙峋，鼠头鼠脑，侏儒似的东西像包老鼠药吊在前面。他在镜子前想象自己和幸子的裸体，觉得不堪忍受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幸子看到他的身体，他下了决心。

珍珠是第一个使他放心脱下裤子的女人，在她面前他用不着勉强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感觉。因为她似乎完全不在乎他的肉体。她从来没有主动吻过他，即使在做爱时，她也比他还要害羞，连看也不敢看他的东西一眼。她崇拜他，喜欢听他讲《简爱》，羡慕他会讲英语和法语。他知道他在精神上绝对占有她。或者说，不是他，是他研究的人物，简爱，统率着珍珠。无论她怎样情绪低落，怎样对他生气，只要他说简爱，说起勃朗特姐妹，她的柔情就会慢慢爬上来，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温和了。她对她们非常着迷，只要他高兴，他很快就可以用简爱这把钥匙来控制珍珠的心灵。可是他不愿意这样作，他要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占有她，不用借助简爱。

六

在铃木和珍珠第一次在一起做爱不久，有一天珍珠红着脸告诉他，她对他说谎，她已经结了婚，在中国有丈夫和孩子。“对不起，大家在店里都不说真话。”她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，像给他打预防针似地说，“我不能跟你结婚，真的，我不会离婚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没有想要结婚。”他说的是真话。他已经习惯了有酒就可以的生活，一开头就只是把她当作女人，而不是当作妻子来处理的。可是他有点不可思议，她怎么会抛得下五岁的孩子和丈夫只身到日本来。

他从来不提她丈夫的事，也不去想他，只是有时珍珠夜里下班回来，很累地趴在铺上，腰酸背痛，要他给她按摩的时候，他就会突然想起她丈夫来，心里不以为然，作男人作到要让另一个男人来照顾自己的妻子，那水平之低也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珍珠给他看她孩子的照片。

“可爱吗？”她问他。照片上的男孩子骑在木马上，瞪着一双和珍珠一样的大眼睛看着他。他突然有了一个冲动，给了珍珠一万块钱，让她给孩子买个礼物。“我想让他长大了以后来日本念大学。”珍珠说。

“呃，你让他来吧，我会照顾他。”他说。他想那孩子挺可怜，只能从电话上感受到母亲。他看到珍珠给家里打电话时脸上流露出很寂寞的神情，就真心地劝她回国去。

“不，我不回去。”她坚决地说。

他弄不清珍珠为什么如此坚决，但从此也不再提回去的事。

倒是她自己经常说起，“我回去以后，你一个人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想回去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不。”她急忙否认。“我不是说现在，大学还剩下两年，然后我再念研究生，以后再念博士，加起来还有好几年呢。可是也许我终归要回去的，我怎么能一直在这里呆下去呢？我们又不可能结婚，我拿不到签证。”她叹了一口气，很忧郁地说。一提起签证的事，珍珠的情绪就特别低落。

铃木沉默着。他既不明白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，何以把念书看得比自己的孩子更重，也不懂珍珠为二三十年以后的危险，就像明天要发生的事一样忧心忡忡的理由，而且用这种未来不可知的烦恼来扼杀眼前的快活。她还会周期性地一遍又一遍重复同样的话，强调同样的危险，硬拉他一起讨论。虽然每次他都耐心地陪她说，拥抱她，安慰她，但过后总觉得这有多么愚蠢可笑。

可是最破坏铃木情绪的，要算珍珠在做爱时候的喋喋不休了。虽然她仍然没有反抗他，但从头至尾一直在他耳边唠叨。“我们还是不来了吧，我老觉得对不起他们……上帝在看着我们呢……你小心点，我害怕会怀孕……”

她总是引进许多人物加到他们之间，她的丈夫、孩子、上帝，甚至他们看不见的孩子，而使他觉得他是挑着这么多人在和她做爱。

在她的说话声中，他那勃起的东西会渐渐软下去，而且再也硬不起来。这种时候她就觉得很高兴，匆匆忙忙穿上裤子，然后钻进被窝依偎在他身边，用手勾住他的脖子，说：“我真不懂你们男人，为什么这么喜欢干那事。我只要在你身边，和你说话就满足了……”